



投稿邮箱: xzftwxds@163.com

扫码关注“徐州放鹤亭”微信公众号

放鹤亭 | 文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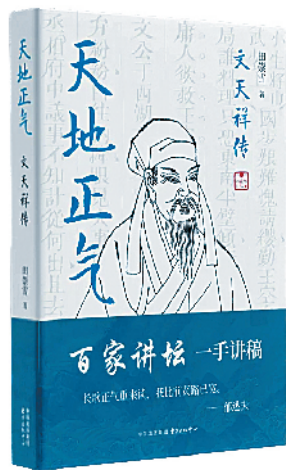
徐州日报 08
2025年11月4日 星期二
责编:张琦 美编:范聪 校对:燕原斌

徐州书界

天地有正气，丹心照汗青

◎羊馆

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”掷地有声的诗句，穿越了700余年时光，至今仍重若千钧，激荡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。江苏师范大学田崇雪教授的新著《天地正气：文天祥传》，以历史学者严谨的考据和文学作家细腻的笔触，为读者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、有魂有魄的民族英雄形象。作为央视《百家讲坛》“天地正气文天祥”系列讲座的第一手讲稿，它不止于讲述，更在于解码。解读文天祥的生命轨迹，探寻其如何用一生去诠释“正气”，从而激活深植于中华民族血脉中的风骨与脊梁。



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
田崇雪著
《天地正气：文天祥传》

明存续的生死之重：身前，南宋的最后一缕气脉已被蒙古铁蹄碾为齑粉，山河易主已尘埃落定；连一丝翻盘的微光都不复存在；身后，是无国可依的苍茫，是无家可归的永夜，是王朝更迭时被生生撕开

四

作为一名文学教授，作者以一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敏感，在故纸堆的缝隙中探颐索隐、钩深致远，将严谨的史料考据与生动的文学叙事熔于一炉，让历史人物“不再是祠堂里的石雕，而是有呼吸、有挣扎的血肉之躯”。

传记浓墨重彩地刻画了数个决定性瞬间：“京口脱险”的命悬一线、“崖山海战”的天地同悲、“文天祥与女儿诀别信”的锥心之痛，以及“大都土牢写《正气歌》”的孤绝坚忍……一幅幅惊心动魄的历史画卷扑面而来，感染力直抵人心。

尤其文天祥就义时，作者更是以工笔画般的细腻，将史书中记载的那场沙尘暴铺展纸上：沙尘如何弥漫天地，不同人面对这场异象时的惶惑、漠然与敬畏。没有刻意的情感宣泄，却在字里行间藏着对文天祥最深沉的爱与痛惜，这种克制反而让情感更具穿透人心的力量，读来更觉悲壮刻骨。

在结构安排上，没有囿于线性叙事的窠臼，而是以“生”“活”“死”三个关键字，构筑起了理解文天祥精神世界的三重透镜。既清晰勾勒出了其人生轨迹的经纬，更与“仁至义尽”的生命至境形成了精妙的同构呼应。让我们看到了，文天祥是如何将一次个体的生死抉择，淬炼为关乎文明气节的宏大叙事的。这一框架，正是揭开其精神史诗血肉与风骨的关键锁钥。

五

《天地正气：文天祥传》不是对历史人物的简单追述，而是对中华民族精神谱系的一次深情溯源与庄严致敬。“富贵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”的浩然正气，不是个人品格的标签，而是熔铸在华夏文明血脉里的精神瑰宝，是我们民族精神家园中永不熄灭的火种。在全球化洪流奔涌不息、文化根脉与身份认同面临考验的今天，对民族气节的坚守，对文化道统的承续，愈发显得珍贵。

传记里，文天祥的生命不再是南宋覆灭时的一抹残影，不再是典籍里“宋末三杰”的简笔注脚，它凝在“人生自古谁无死”的绝唱中，藏在“时穷节乃见，一一垂丹青”的铿锵字句间。短暂如寒夜烛灯，却在民族血脉里燃作永恒的炬火；悲壮似残阳泣血，却以“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赤诚，在历史星河里亮作永不黯淡的光。作者以文天祥的生命为灯，照亮了一道深刻的哲思：生命的意义，不在其长河之延伸，而在其星辰之重量；不在其得馈赠之多寡，而在其所守信念之永恒。

走进彭城七里：在城市之中铺展千年风华

◎赖蒿

从下圆墩到黄楼，这七里路，徐州人走了四千余年。

晨曦微露，云龙山的幽深小道上，被磨得发亮的青石台阶漾起岁月的光泽；骤雨初歇，黄楼飞檐上的雨滴坠落有声，回荡着筑堤抗洪的铮铮鼓角。彭城七里，它以时光为墨，以奋斗为笔，将远古至今的文明传承、同心坚守与市井繁华，一笔一画写进城市脉络，铺展成一部可触可感的活态史书。

这七里，是历史的赓续，代代相传的文明火种越发璀璨。

彭城七里南端的下圆墩遗址，标注着徐州城区的文明起点。作为徐州市区考古发现最早的古文化遗存，这里出土了夹砂陶、泥质红陶、黑陶、纺轮等器物残片，印证着距今43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时期，先民已在此繁衍生息，其年代与帝尧分封大彭氏国的传说相契合。

此后的数千年里，文明的火种在此点燃、赓续。

下圆墩南侧的彭祖园，是徐州人为纪念彭城之祖篋铿所修建。彭祖被认为是中华养生学和烹饪学的创始人，他熬制的那锅雉羹，至今仍是本地人离不开、外地人慕名品尝的地标美食。继承了彭祖对美食的热爱，徐州人在户部山建成徐州饮食文化博物馆，以“彭城七里宴千年”的文化主线串联“食迎四海”“品味徐州”“盛宴天下”三大体验单元，集纳了徐州最有特色的美食小吃，已于今年8月开门迎客。

走进徐州博物馆，“古彭千秋”展厅将徐州的文明脉络系统梳理，勾勒出这座城市历朝历代的文化繁荣；“大汉气象”“天工汉玉”“汉家烟火”“俑秀凝华”四个展厅则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丰厚的汉文化遗存，汉代采石场遗址、土山汉墓更为“两汉文化看徐州”的城市名片作出了充分的注解；“金戈铁马”展厅则以丰富的古代兵器文物，诠释了徐州作为“兵家必争之地”的战略地位。

从博物馆向北，户部山古民居与文庙的青砖黛瓦，留存着更为具象的文化印记。户部山上的古民居群汇聚徐州明清建筑精华，屋内的明清家具、匾额楹联，定格着昔日的的生活场景与家风家训。始建于北宋景祐四年的徐州文庙，秉持“庙学合一”传统，明清时成为官方最高学府府学宫，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徐州二中办学地，托举了无数学子奔赴人生的星辰大海。如今的文庙街区重现“江北第一楼”——鼓楼风貌，古建与现代商圈相映成趣，成为热门打卡地。

这七里，是精神的传承，百折不挠的发展信念历久弥坚。

徐州城下城遗址博物馆浓缩着城市的千年沧桑。在这里，不同时期的文化堆积层清晰可触，诉说着徐州与水患抗争的漫长历史。自公元1128年黄河“夺泗入淮”至1855年改道的700余年间，徐州城数次被洪水淹没，徐州人民却总能在废墟上重建家园，这才形成了“城下城、街下街、井下井”的

人文奇观。馆内展示的明代藤篋及成排藤篋构筑的防水堤坝，仍在默默诉说着当年浊浪滔天时众志成城

的坚守。

彭城七里北端的黄楼，镌刻着苏轼治徐的不朽功绩。宋神宗熙宁十年，黄河水漫徐州城，刚到任的苏轼即刻备战，“使民具畚鍤，畜土石，积刍茭”，加固堤防。洪水围城之际，他“衣裘履屨”“庐于城上，过家不入”，喊出“吾在是，水决不能败城”的誓言，与民众并肩奋战七十余日。水退之后，他取“土能克水”之意旁筑黄楼，亲书苏轼所作《黄楼赋》刻石立碑，这座巍峨楼宇从此成为徐州人迎难而上的精神灯塔。如今重建的黄楼，琉璃金瓦、飞檐翘角，仍承载着执政为民、众志成城的精神内核。

彭城七里上，在繁华的城市中心商圈，有一幢坐西向东的老式平房，这就是吴亚鲁革命活动旧址。1923年，共产党员吴亚鲁来到徐州开展革命工作，筹建地方共青团和党组织。1925年，中共徐州地方第一个党支部正式成立。从此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徐州人民在风雨如磐的革命战争年代，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。

无论是苏轼带领民众抗洪时的官民齐心，还是革命战争年代的同仇敌忾，锚定目标团结向前的精神与信念始终都是制胜的关键。如今，这一精神又焕发出新的时代光芒——徐州市委、市政府带领全市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，干部群众并肩作战攻克发展难题，正向着万亿城市的目标阔步前行。

这七里，是烟火的流淌，熙熙攘攘的市井繁华绵延不息。

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，徐州自古就是交通枢纽和贸易集散地。作为徐州主城区南北中轴线，彭城七里自然串联起一城烟火繁华。

从黄楼向南的彭城壹号是徐州最具时尚元素的街区，同时也是最具历史底蕴的街区；2000多年前这里就已是徐州的政治文化中心，从西楚的项羽故宫、汉代的楚国王宫，到唐代的刺史院、明代的州署、清代的府衙……这里镌刻着这座城市的发展脉络、承载着这方百姓的市井繁华。

如今，吴亚鲁革命活动旧址旁的文创店里，以黄楼、城下城、彭祖园为原型的文创产品备受市民、游客青睐；身着旗袍汉服的姑娘们走过青石板路，仿佛穿越千年时光；金鹰商场内顾客络绎不绝，故黄河畔徐州椰子、柳琴戏旋律婉转，赢得老戏迷阵阵喝彩……传统与现代，古朴与时尚，错落混搭却又无比和谐地融合在一起。这热腾的商圈活力、喧闹的市井生活，是徐州“以文塑旅、以旅彰文”的实践成果，也是民生幸福最生动的模样。

站在彭城七里南端北望，下圆墩的上古记忆与中心商圈的现代霓虹遥相呼应；黄楼的飞檐、文庙的古柏、城下城的墙土、回龙窝的青砖，在时光中静静伫立。这里没有恢宏齐整的规制，却浓缩着一城人最自觉、最朴素的坚守——让文明在接力中传承，让精神在同心中共铸，让烟火在繁华中延续。



青山叠翠瞰彭城。 高刚 摄